

# 浮华世家

上卷

山崎丰子著



# 浮 华 世 家

上 卷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山崎豐子  
華麗なる一族 上卷

---

本书根据日本新潮社1974年版译出

浮华世家

上卷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284,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0册

书号：10188·174 定价：(五)1.00元

## 序

提起文学交流来，虽说日本的文化自古曾受中国的影响，那是多在诗歌方面，至于长篇小说，日本早在十一世纪初，就出现誉为名作的《源氏物语》，比中国的长篇小说早了好几个世纪，而且留下了卓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它写出个性不同、心情不同的人物群像，真如一个世相的大画卷。

在日本，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涌出一批富有文学修养的女作家，除现在成为世界文学遗产的《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之外，还有写《蜻蛉日记》的道纲母，写随笔《枕草子》的清少纳言等，她们都是才女，充任宫廷女官。她们的观察细致、文笔清丽，优秀女作家的传统，也是日本文学的特点。

在现代日本文学界中，我们很容易想到女作家的辈出，她们的身世不同，各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各有对社会人物的独特观察，各自留下时代的剪影，各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也可以看出日本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现言归本题，在这里，应该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山崎丰子和谈论一下有关《浮华世家》的事。

山崎丰子，一九二四年生于大阪。一九四四年京都女子专科学校国文专业毕业后，任大阪《每日新闻》社文艺部记者，在井上靖手下工作，日本作家很多在报馆工作过。一九

五七年她发表了处女作《帘》，描写大阪经售海带商人的典型。一九五八年发表了《花帘》，描写一个苦心经营曲艺场的女人的故事，获得直木奖。之后又写了《女人的勋章》、《花纹》等许多小说。六十年代中期后，写了三个长篇小说，《白色的巨塔》，通过某大学医学院的医疗事件和外科主任选举贿赂事件，揭露医学界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黑暗面。《不毛之地》描写日本六十年代发生的公司职员接受拉克希德公司的贿赂，政、财界的人员，互相勾结，推动本国政府购买防卫战斗机的故事。本书《浮华世家》，它是在上述两个长篇的中间问世的。她能深入接触多方面的世相，特别是取材困难的金融界，说明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强烈的时代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与人的利害关系，以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出来，显示了她出色的文学才能。

《浮华世家》分上中下三卷，写法质朴简练，脉络分明，不多用状词，支蔓不多，波纹很远，布局相当宏大。在塑造人物上，是经过缜密的艺术构思的。不仅描写外形，而且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主人翁阪神银行经理万俵大介对事业野心勃勃，深谋远虑，刚愎自用，由于利欲熏心，而形成冷酷虚伪的性格。情妇高须相子颇有吸引人的姿色，她机智阴险，善于应酬，操纵了万俵大介一家，然终为大介所遗弃。大介的妻子宁子出身没落的华族，温顺软弱，无所作为。大儿子万俵铁平富有个性，一心为钢铁业，却不料死在自己父亲的圈套里，等等。关于这些人物的描绘，是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的明争暗斗的漩涡中来进行的。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不便要求作者越过家族和中上层社会之外再对于下层劳动者

加以接触和描写。

作者在这部书中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相、人物心灵活动，如为着巩固自己的地位，发展财权，吞并别人产业，不惜迫使自己长子的企业破产以致自杀；为着趋炎附势，勾结达官贵人，就把自己儿女去联婚，缔结裙带关系；为着满足淫欲生活，竟是妻妾同房；女婿染指岳丈的小老婆……等等。同时，从这小说，看到“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规律性，普通说“大鱼吃小鱼”，但这里却因经济情报灵通、手段的高强，居然小鱼吃了大鱼。可是吃了人家之后，别人又在后头想吃掉他。真是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也就是巴尔扎克借高利贷者的嘴说，“金钱代表了人间的一切力量。”通过这部书，能使我们的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女作家，能够暴露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社会的丑恶和腐朽，如此的气魄和胆识，实是难能可贵的。

从文学交流来说，翻译对方的作品，介绍给本国读者，可以说是重要工作之一。我们翻译日本文学的工作，今后还是要加把力的，应该把佳作，多翻译过来。《浮华世家》的翻译出版是可喜的事，渭渠、月梅两位同志的译笔，干净流畅，我觉得和原作的风格是相称的。关于这书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以至译笔的水平，我想亲爱的广大读者，自会有高明的评论吧。

林 林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夜

## 第一章

太阳西下，夕潮开始上涨。媚人的黄昏降临到志摩半岛的英虞湾上。

潮水冲刷着湾内大大小小的岛屿。远远望去，西边天际显出纪伊半岛的轮廓。厚厚的云层，黄澄澄的一片，色彩浓淡有致。仅仅在几分钟之内，一轮火红的落日就没入了地平线。这一瞬间，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天角。英虞湾的天光海色浑然相融，熠熠生辉。海面上漂浮着的珍珠筏银光闪烁，象钢琴的钢丝弦一样。英虞湾内，波浪起伏。

几分钟之内，在海角上的志摩观光饭店的餐厅里，靠窗坐着的人就变成了镶上红边的剪影。随着太阳的西沉，红边渐渐地暗淡下去，最终被昏暗所吞没。这时，室内的枝形吊灯忽地亮了。灯火辉煌的餐厅里一派新年气氛，正面竖立着六扇描金的屏风，屏风前面放着一张摆满年酒的朱漆条桌。身穿新年盛装的人们围桌而坐，每张餐桌上都可以看到身穿漂亮和服和礼服的女性。里面靠窗的一桌尤为显眼，那是关西财界赫赫有名的阪神银行总经理万俵大介及其一家。

万俵大介泰然自若地坐在上座，银发下面端庄的脸庞露出一副贵族的冷漠和文雅的神态。可是仔细一看，他眼镜后面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滋润的厚唇，使人觉得不象个六十岁的

人。大介的妻子和几个女儿身穿碎白点图案和服或礼服，两个儿子穿着一身黑色西服，他们正围着大介开始吃大年初三的晚餐。餐桌中央放着冷盘，里面盛着搁在冰块上的“的矢”牡蛎<sup>①</sup>。一家之长的万俵大介拿起吃冷盘用的叉子，全家人便静静地跟着拿起叉子，麻利地叉上水灵灵的“的矢”牡蛎肉；大介的手一停，众人的手象商量好了似地也跟着停下。站在椅子背后的侍者，以听不见席间的谈话为准，同桌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全神贯注地伺候着。客人一放下手里的叉子，他们就迅速撤下冷盘，端上汤盘，这是一盘伊势大虾奶油汤。八个人的手一齐拿起汤勺，胸脯同餐桌之间相隔拳头大小的距离，直挺着上半截身子迅速将汤喝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Mademoiselle comment trouvez-vous la soupe d'aujourd'hui?”<sup>②</sup>

“C'est excellent monsieur ça me fait rappeler Paris!”<sup>③</sup>  
“喂，干吗又说这些呢……爸爸，现在是在过日本的新年呀！”坐在末座的小女儿三子身穿粉红色礼服，挺着年轻而丰满的胸脯，操着带关西口音的普通话娇声娇气地说。

万俵家似乎有一种习惯，在团圆的晚餐席上，今晚说法语，明晚讲英语。但是万俵家祖上既不是外交官，也不是贸易商，正如万俵这个姓氏所表示的含义，他家是世代在姬路播州平原拥有十座米仓的大地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万俵家的第十三代子孙——大介的父亲敬介，在神户创办了

---

① 三重县鸟羽市北边的的矢湾盛产牡蛎。

② 法语：“小姐，今天的汤味道如何？”

③ 法语：“好吃极了，又使我想起巴黎来啦！”



万俵船舶公司和万俵炼铁厂。当船舶的行市眼看快接近高峰时，他留下万俵炼铁厂，而将万俵船舶公司拥有的全部船只抛售一空，以卖得的钱作资金开办了万俵银行，后来又不断吸收合并了许多乡间小银行，在昭和九年<sup>①</sup>才打下了现在这个阪神银行的根基。除了万俵炼铁厂以外，他还兴办了万俵不动产公司、万俵仓库等企业，奠定了万俵财阀的基础。继承父业而当上阪神银行总经理的大介，把在父辈手里只不过是地方银行的阪神银行，发展成现在占全国第十位的都市银行<sup>②</sup>；万俵炼铁厂也易名为阪神特殊钢公司，成为一家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特殊钢企业。

“爸爸，明天又是您一年一度作新年贺词的日子啊。关西的经济记者可注意爸爸的新年贺词啦，不能粗心大意啊！”担任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理事职务的长子铁平瞧着父亲大介说道。铁平微黑的脸庞，显得精明能干，与其说象父亲，不如说更象已去世的祖父。他从东京大学工学院冶金专业毕业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即进入阪神特殊钢公司，今年三十八岁就当上了专务。他虽然不曾直接聆听过父亲每年在阪神银行年初开张时的讲话，但同是实业家，他对在财界享有盛名的父亲所作的新年贺词颇感兴趣。

“唔，我已经把要点大致告诉了秘书课长，让他起草去了，从学习的角度考虑，我也要让银平提提意见。”大介说着，转眼瞧了瞧次子银平。银平和大介都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系，他现在是总行营业部的信贷课长，相貌端庄，很象他的父亲。

<sup>①</sup> 即一九三四年。

<sup>②</sup> 全国规模的银行称都市银行；府、县规模的银行称地方银行。

“爸爸身边已经有能干的顾问，还说要让我学学，这样的栽培，倒使我觉得不如进别的银行好，因为在旁人眼里，总会认为我是总经理的公子，身份特殊嘛！”银平说。

坐在银平旁边的次女二子接口说：“那种做法，干脆取消算了，何必让银行职员毕恭毕敬地站着听您的新年贺词呢！爸爸，论兴趣，您是怪喜欢洋时髦的，让我们到海外留学，接受外国教育，可有些地方您却又相当封建。”

“不过，新年献词是由阪神银行的创始人、你们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哪能一时半刻就取消得了呢？再说，在都市银行中，产权自有的总经理就数我啦，所以一切都得有一副财力雄厚的总经理的派头嘛。”大介说着，把酒杯端到嘴唇边又问道，“唔，铁平，你今年有什么抱负啊？”

“今年汽车工业还在不断发展，我正想在大型设备上投资，大量生产以轴承钢为主的产品。假如这个计划能够实现，轴承钢的市场占有率就会名列前茅，作为特殊钢企业，也就可以巩固它的突出地位。”

铁平虽是工程师，但在经营管理方面还能采取积极的方针。他满腔热情地说完以后，大介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影。

“这么说来，你又要打主意从我这儿抽出几十亿元<sup>①</sup>罗！当然，阪神特殊钢公司是你们祖父创办的，必须大力发展，不过，你可别忘记，包括阪神特殊钢公司在内，万俵不动产公司、万俵仓库、万俵贸易公司等等万俵康采恩的根基是阪神银行啊！”大介那双嵌在端庄的脸庞上的眼睛，闪过一道锐利的光

---

① 指日元，以下同。

芒。这时，侍者端来了加白兰地烹调的家鲫鱼，接着端上铁扒牛肉配鹅肝的烤牛扒。

“哟，哟，这简直是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菜谱嘛。姐姐，你记得吗？”小女儿三子高兴地说。

“是啊，记得咱俩在巴黎的时候，爸爸为参加国际金融座谈会来到巴黎，还领咱们上马克西姆呢。那时候，只觉得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从鱼子酱到最后一道芙蓉点心，全都点上。一结帐，几乎把爸爸的腰包都掏空了，只剩下不到五个法郎。后来只好步行回到乔治五世饭店。”次女二子回忆起去年春天自己大学一毕业就同当时还在求学的三子到法国去的情景，便吃吃地笑了起来。

铁平的妻子早苗也说：“说爸爸短车钱，这在日本真不可想象啊！但想到是为吃马克西姆的名菜造成的，那就叫人发笑了。我有一次陪我父亲去巴黎，也到过马克西姆，不过那次是大使请客，用不着担心结帐问题。”

早苗谈起了她同自己那位曾任通产大臣和国务大臣的父亲大川一郎一起旅行的事。她身穿碎白点图案的浅粉色和服，腰束镶绿宝石的腰带。二子和三子穿着礼服，胸前配了带金底托的高级红宝石项链。在餐厅的枝形吊灯的映照下，她们三人的倩影光灿夺目。

从附近的桌子传来了外国客人“Wonderful”<sup>①</sup>的喊声和掌声。他们从一盘加珍珠贝的珍珠汤里发现了珍珠，高兴得拍手叫好。周围桌子的客人都转脸儿瞧着他们，唯独万俣一

① 英语：好极了。

家严守西方的用餐规矩，没有把视线移向别人的桌子。

万俵家这一桌，已经在上甜食。侍者为了在桌旁当场做芙蓉点心，推来了装有甜酒的手推车。两名侍者用熟练的动作在烤制芙蓉点心。

“一子姐最喜欢吃这家饭店的芙蓉点心啦，可惜……怪可怜啊，大年初一就得忙着替她那位密斯脱大藏省丈夫招待客人哪。”因为只有嫁给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美马中的大姐没能参加志摩守岁，三子有点感到寂寞。

“大藏省那种地方，凡事都很讲究哩。他们要通过新年大宴宾客，大讲排场，来显示自己岳家的财势。再说，姐夫的目标是未来的大藏次官、大藏大臣，哪里还有工夫来志摩享受新年的乐趣呢。”二子说。

“所以嘛，我最讨厌嫁给大官，干吗银行家的女儿非要嫁给当官的不可呢？爸爸，我可不愿意象姐姐那样嫁到那种连过年也享受不到乐趣的地方去呀！”三子说着，瞪大眼睛看了看父亲大介。大介一吃完芙蓉点心，似乎再没心思去听女儿们的议论，茫然若失地把目光凝聚在一点上。

处在两位女性包围之中的大介，常会一下子沉浸在迷离恍惚之中，流露出那种表情来。这两位女性当中的一位，是个中年贵妇，身穿饰有金叶的紫黑色绫子和服，把佐贺织锦腰带系得高高的，长着一副适合梳垂肩长发的典型日本女人的脸型，端庄典雅，美得象从袖口里飘出芳香的古代美人。另一位，身穿很协调地配上珍珠色貂皮领的深黑色礼服，也许是服饰打扮得同外国人一样讲究吧，显出雍容大方的风度。

她们两人对万俵家的儿子、儿媳和女儿们交谈的话题似

乎心不在焉，没有搭一句话。尽管如此，她们一直含着微笑，不时敷衍地点点头。大介一叼上雪茄，她们就赶忙把打火机递到大介的手边，不声不响地将桌上的烟灰缸推到大介的跟前。在这豪华的晚餐席上，只有这两位围着大介的女性，象演哑剧一般无言地动作着。从年龄上看，她们似乎是姐妹俩，可又不见她们亲切交谈，甚至还有点过分拘谨的样子。从座次上说，作为一家之主的大介的左侧，理应是妻子的座位，可是如今这个位子却由两位女性隔日轮流去坐。这惹起了周围人的注目。饭店经理和侍者们每年都见惯了，可这光景却使周围的人感到惊异。

盛装的人们步出餐厅，进入过厅，然后这里一堆那里一簇地谈笑起来。几乎每年都固定的这些人，互相扯起去年过节的话题，彼此探问对方家属的消息，一派关西财界的社交场面。

万俵全家一走进来，以才女著称的东亚化学公司经理夫人就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说：

“哟，万俵先生，恭喜恭喜，今年又是全家都来啦……听说今年轮到办二少爷的婚事，一定是桩美满的姻缘吧！”

她说话时也不去看当事人银平一眼，却把近似探索的目光投向大介身边的两位女性身上。不知是没注意到还是有意回避，两位妇女有礼貌地向她寒暄了几句，就径直走上中二楼的休息室去了。

铁平和二子他们也聚集在休息室里，围坐在桌旁，要来了饮料。唯有大介独自回到六楼的房间里——这是他每年照例

租用的、伸到英虞湾上的特等套间——舒坦地坐在安乐椅上。

黑黝黝的海面，只有各个岛上看守珍珠筏的小屋，忽明忽暗地闪现着微弱的灯光，这是一幅异常宁静的夜景。全家齐聚在志摩半岛上，度过年终岁首的四天，这已成为近十五、六年来万俵家的习惯。大介忙于工作，加上孩子们已经独立生活，全聚在一起共进晚餐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新年在志摩的团圆，使大介格外心满意足。对于象大介这样一个重视家长制、期望家族兴旺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新年仪式。

大介脱下上衣，拿起了桌面上的报纸。经济版上横贯着大字标题，评论金融界重新改组。

重新改组的浪潮逐渐波及金融界。金融机构也是规模越大、经营费用越低，“企业利润”就越高，因此必须通过合并、协作，实行大型化。

大藏省为了谋求“提高金融效率”，也准备积极促进金融界重新改组，在各银行之间实行竞争的原则，对以前在政府特别保护下的银行冷眼相待，象是要彻底采取严格指导银行的方针，以促使银行间的相互竞争，使效率高的银行吸收合并效率低的银行，造成一个优胜劣败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以大型化为重点的重新改组。

为了在今年内订出一个具体的促进“提高金融效率”的金融制度改革方案，看来将要在大藏大臣的咨询机关——金融制度调查会设立“特别委员会”，加紧讨论当前的重新改组问题。

突然，电话铃响了，大介没有马上拿起电话听筒，他扫了一眼报纸的版面：“对以前在政府特别保护下的银行冷眼相待……以促使银行的相互竞争，使效率高的银行吸收合并效率低的银行……”然后闷闷不乐地扁起嘴唇，勉强抓起电话听筒。

“喂，喂，爸爸，您新年好。今年我们又不能去志摩过年，真遗憾啊！”这是嫁给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美马中的长女一子挂来的电话。她的声音细微而稳重，充分表现了她的性格。

“哦，过年好。大年初一就够忙的吧？”

“是啊，这倒没什么，只是没人跟孩子们作伴儿，怪可怜的……”

“那么，来年单独把孩子送来吧。你妈她们都在休息室，把电话转到那边去好吗？”

“不用了，再说吧，现在美马要跟您讲话。”

这时话筒里一子的声音换了美马中的声音。

“爸爸，给您拜年晚了，请原谅。今年还请您多多关照……”美马的声调稍带鼻音，没有抑扬顿挫。

“哪里，我也得请你多关照。给大藏大臣拜年安排在什么时候啊？”

“在元旦期间，大臣说了，随时都行。”

“是吗，我刚从报上看到金融界重新改组的消息，你以前好象讲过要在金融制度调查会设立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大概决定下来了吧？”

“不，还没有决定下来，不过不象过去那样说说就算了，从今年起都市银行的重新改组就要具体化，这是确实的啊。”美

马虽在主管国家预算的主计局工作，但大体上也掌握主管银行行政的银行局的动向。

“大藏大臣和银行局长他们是不是已经有具体打算啦？”

“这，怎么说呢？不容易摸透他们的意图啊。”

“唔，不过，让人感到大藏省是急于提出重新改组的嘛。它们口口声声说是保护银行，依我们看，哪儿谈得上保护啊，对银行是蛮横的嘛。”

大介突然变得象在总经理室时一样，拉长了脸。阪神银行在关西是家历史悠久的名牌银行，按同业的排列次序，好歹总算名列都市银行第十位。对它来说，金融界重新改组是值得关注的大事。为了避免由于重新改组而使自家银行陷于不利地位，就应该事事比其他银行抢先一步。

因此对大介来说，担任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的女婿的情报是十分宝贵的。

“那么，委员长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决定下来呢？”

“大概过了年很快就会开始选举，最后由总理大臣和大藏大臣协商决定。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等见面的时候再慢慢……”美马的口吻象是给对方一点希望似的。

“好吧，那么过几天把小外孙带来让我看看，那时再听你细谈吧！”大介也沉住了气，把电话挂上。

他觉得美马中这种巧妙地给人以希望，可在关键问题上又守口如瓶的处世之道，活象老奸巨猾的官僚，使人没有空子可钻。

但是大介心想：反正他不久会来关西，平时他接受了自己在经济上的帮助，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某些情报作为报答。想



到这里，大介端庄的脸上才浮出一丝从容的笑影。他有意识地施展手腕所结成的裙带关系，正在不断地见到成效。

长子铁平娶了原通产大臣大川一郎的次女。长女一子搭上钱财嫁给了在银行局任职时就可望当上大藏次官的美马中，此后还一直不断地接济他。眼下为了扩大万俵家新的裙带关系，正在给次子银平进行一项重要的亲事。剩下二子和三子，无疑也会通过攀亲的途径，给万俵家族带来繁荣。

建立这种裙带势力，与其说是由妻子宁子经手，倒不如说是由情妇高须相子经办的時候多。

妻子宁子是公卿华族<sup>①</sup>嵯峨子爵出身的名门闺秀，有一种高贵典雅的美。而相子却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干，以致令人惋惜她是个女子。相子看上去怎么也不象四十出头的人，袅娜轻盈，相貌标致，美得象一座线条鲜明的浮雕，有时甚至压倒万俵家的几位小姐。

今晚和大介同床的，不是妻子宁子，而是相子。在第三者看来，这是咄咄怪事。可对大介来说，近十几年来一直过着这种生活，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和不自然。

走廊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刚到房门前就止住。这是宁子和相子。

“晚安，请安歇……”只听见两人跟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互道了晚安，相子就走进房间来了。

---

① 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年)把皇族之下、士族之上的贵族称为华族。一八八四年，根据华族令，也适用于维新功臣，授予公、侯、伯、子、男爵位，享有特权，成了一种社会身份。一九四七年实行新宪法，这项法令予以废除。